汝濵蔡先生語錄

洨濵蔡先生語録卷十

孝經

夫孝經孔子所作也昔孔子縕大聖德生不偶
時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
壞居上者賞罰不行居下者褒貶無作孔子
遂定禮樂删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
源脩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
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諸侯
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脩其行知其行者

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
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
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
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
子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之人
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以孝經屬與曾子
曾子得聞其教自著書二卷有脩身本孝立
孝大孝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等十
篇以闡明夫子之教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終兩行無怠也註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夫事君立身二者皆所以孝親也若人子未仕終身爲孝不可謂揚名榮親乎

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孝出於性本無不同故所致宜無不同也居上者可推之下如明王以孝治天下是已居下者可達於上如舜盡事親之道瞽

瞍厎豫去德升聞是已經云孝無終始謂人子事親自少至壯至老寧有已時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周公既以后稷配郊天以洪夏殷之制又因享明堂以文王配之是周公既申已嚴父配天之禮又推之以申文王尊祖之義嚴父配天始於周公而後世王者法焉是為周公之達孝也

夫孝爲王政之本天子能孝於親諸侯卿大夫士庶化焉行於一人而達之天下始於至近而及於至遠固不待刑罰禁令之施以德感德無不興行焉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是天下之孝一人之孝也天下之德一人之德也故曰至德要道

夫孝經孔子所著爲十三經之一自漢及齊梁註解者迨及百家多所殘缺惟孔安國鄭康成之註梁博士皇侃義疏獨存依文訓義故

劉子玄辯其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其鄙俚不經宋國子祭酒邢昺註疏後出亦未精純咸於夫子之道無所闡明盖以聖道廣大言近指遠發明其蘊亦難矣

爾雅

爾雅所以訓釋七經之載籍考核天地人物古今之名義使同實而殊號者有所指歸覽觀而取用者有所循執古人授教之方後學傳經之要也爾近也雅正也言近可取正也盖

周公作之以教成王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又云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其爲註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名名家亦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註解其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考之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以此益知爲周公之作也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非特

資於宏覽博物已也因言以得象因象以繹理天地人道之精微有可窺者尊之為經實古今之通義也

爾雅典實精到周公作之以參例諸經也觀周禮一書制度規模大小巨細無不詳備而況考文之制乎孔子刪述六經必嘗考訂增益以成之子夏長於文學其傳之矣

爾雅首曰釋詁其次釋言凡一十九篇或曰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孔子所增又曰

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周公何乃惟
作一篇孔子後方增以十八篇耶蓋孔子删
述或增損於其間耳非續其作以足此書也
子夏篤信聖人豈不知遵時王之制或講明
以教西河但傳之耳
爾雅考究精覈質之七經無不相合故儒者訓
釋諸經皆引用之而詩傳尤多孔子所謂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於天地人倫之義比
類考訂亦無不至可以通之上下行之遠近

質之古而不悖傳之後而可述說文白虎通通考水經考索諸書皆嘗為羽翼而廣雅埤雅發明尤為詳備

周禮

問周禮始末曰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之典也秦燔經籍以愚黔首漢興高堂生傳一十七篇孝宣之世后蒼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

得列序著于録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大中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鄭衆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觧詁然則周禮作於周公燔燒於秦淆亂於諸家復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故玄以為括囊大典綱羅衆家云

按周禮周公所作周官成王訓迪百官之言周禮立六卿其立冬官司空曰使帥其屬而掌

邦事以佐王富邦國與周官居四民時地利文義大不相侔若漢儒模倣之言周官首公孤次及六卿其屬大小輕重無不具載三公三孤坐而論道周禮顧略而不載何詳於微且賤者遺其尊且貴者若曰六卿兼三公亦當首列其職不可缺也且於六卿之上皆有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不宜繁復如此本缺冬官又取考工記補之盖漢儒因秦火之後其書殘闕乃各以己意竄入雖

曰傳經實爲亂經也

儀禮

古禮爲經禮記爲傳然今皆已闕不全儀禮今多亡者如冠止有士冠禮天子諸侯冠禮已亡如昏止有士昏禮天子諸侯昏禮已亡喪禮亦然祭禮止有士大夫二禮天子諸侯祭禮亡者如郊特牲諸侯釁廟遷廟是也冠禮如公符是也有有經而無傳者如公食大夫士相見二篇是也有有傳而無經者如郊特

牲諸侯釁廟遷廟及公符是也臨川吳氏作三禮考註以諸侯釁廟遷廟公符等篇爲經當作逸經傳爲是取儒德等篇名爲天子之禮又取他篇文補入曲禮又將曲禮文竄在他篇又補士相見義嘗爲亂經

周禮主於建官圖治唐賈公彥以周禮儀禮同發一源分爲二部周禮爲本儀禮爲末吳臨川並列爲三經二子當時號爲博雅爲註爲疏如此所云亦謬矣

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中升降揖讓拜興旋辟之節無不詳盡小大並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此必周公制之而孔子子思補之子夏其傳之矣

洨溪先生語錄卷十一

易說

或問易道曰凡師之易不以論說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先生曰一源流易傳致用成務爲易之本本義觀玩知占爲易之用學者當並觀焉

動一靜一陰一陽易道也不可不察其微動而爲陽非動而生陽也靜而爲陰非靜陰也蓋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合而觀道變化進退消長至動之中

焉坤道資生流行不息至靜之中而有至動者寓焉陰陽一氣之往來循環無端互爲其根也

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爲泰是以萬物遂焉君德下接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爲泰是以德業成焉交者君臣遭合誠意肩孚是爲泰之道斯泰矣小人用則蒙蔽主知隔絕物情世道否矣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而道之大與否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

責者君子之所禁德脩於己而善及於衆孰如焉小人則反是賁之初九在下設爲趾爲途行舍車而徒是小人以失勢爲羞矣

易主象數象數主理是故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明夷惟箕子文王用之咨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鄒遇元亨之占不利爲用也後世臣儒之占變是易不爲人用而人爲易用矣

一闔一闢謂之變者陰陽闔闢升降盈虛盈天地之間無非是理自伏羲始畫未有文字文

王周公乃繫之以辭至孔子方始純以理言有是理必有是象有是象必有是數使天下後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所取舍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

學易之要有三一曰卦畫二曰彖辭三曰爻辭是三聖之興也卦畫以象教者也彖辭爻辭以言教者也易之道莫深於象而觀象以求諸天而言次之學易之道莫切於象而即象以求諸心而言次之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求之象得於心契乎天盡之矣

陰陽得中天之則也剛柔得中地之則也性情得中人之則也聖人立教觀法於天效法於地取天地之中以立斯人之則而已

數往知來易逆數之義諸儒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朱子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自復一陽

歷臨二陽泰三陽壯四陽夬五陽至乾六陽皆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追數昨日也自姤一陰歷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剝五陰至坤六陰皆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逆數來日也橫圖則自乾而夬歷剝至坤生數之自然皆逆數也

易之有像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而已乾之爲馬坤之爲牛乾之爲健牛之爲順理之常也取以象乾坤之性情漢

儒創爲五體變卦五行納甲之法以求其牽而偶合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不思非健何以知乾非順何以知坤雖云理無定體而觀象以明義聖人示人以用易之方也

王弼合古易之彖象文言爲一諸儒宗之莫敢更復是其意見無出於弼者學者苟能研窮易道得聖人之心雖有加損亦所不背何有於王弼

書義

尚書古文今文有二義焉以經言之古文出於孔壁孔安國作傳今文出於伏生所授馬融鄭玄等所註又文字也孔壁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古文尚書乃竹簡漆書形如科斗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乃漢之隸書古文今文所載有無不同者是孔壁所藏與伏生所授有無不同也

虞之儆戒無虞周之制治于未亂益古之聖人
貴未然之防禍亂之幾每生於細微思天下
既濟矣容有未濟之幾藏於既濟之時者乎
故兢兢業業思患而豫爲之防所以爲長治
久安之道也
金木水火土穀惟脩此書之所謂六府財用之
所自出惟脩當以人事言之觀周禮所載亦
自可見若云相制以洩其過相助以補其不
及何以爲財用之所出何以爲養民之政耶

天聰明明畏達于上下上天立君以爲民也民心之向背天心之眷否關焉天道玄遠而難知民心顯明而易見民心之所存即天心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人而一之者也敬則不忽乎民即所以敬乎天也否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爲二道矣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學者覺也斅者效此也以先覺覺後覺也理也者性也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合外內之道也

皇極敷言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大君之喜怒好惡同乎天故其存神過化之妙與天地合斯之謂盛德好惡之發通乎天下之公故一好足以勸天下之善一惡足以懲天下之惡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斯之謂大業

六三德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老子專以柔道是非中道矣

人主必有無逸之德而後有無逸之政故天理

常存獨觀萬化之原所於小民稼穡艱難之事無不周知故不敢自暇自逸而恭儉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故殷王中宗治民祗懼必原於嚴恭寅畏以為之本高宗之嘉靖殷邦必原於不敢荒寧以為之本祖甲知小人之依必不敢侮鰥寡以為之本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必原於徽柔懿恭之德法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之心以為之本所謂有無逸之德斯有無逸之政也是故明君必先慎乎德

偶王在宣秉茲大命召公欲歸老厥邑周公挽留之欲追念文祖之德當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大忠託孤大義滅親不辭三監之謗以成宗社之計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周公同寅協恭忠誠愛國之心至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推賢讓能大臣出於義也大臣者群臣之表也群臣化之濟濟相讓矣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忌嫉風行

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公道晦而寵賂彰政必淆亂而不理矣夫庶官和與爭見大臣之義利庶政治與亂見大臣之得失

自作元命天道至公人君體天之道天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所生者生之所殺者殺之是與天合德矣是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矣故人君之德曰天德

虛齋蔡先生語録卷十二

詩義

詩有大序明其本小序明其迹大序者其子夏之徒推夫子之意而爲之小序者其史臣之良述作者之指而爲之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夫有所受之也是故大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本小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迹是故沿流而求其源誦言而得其意曾意以畜其德小序之謂也小序之爲純也如是必

去其漢儒之雜之者全其國史之本純者因迹以諷其言因言而得其意養其性情合乎道義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風雅之變世道之衰也世道之衰風化之衰也周南召南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得其性情之正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自切而下治亂不同賢否亦異而其所感有邪正之不齊先王之風於此乎變矣若雅頌之篇皆朝

廷郊廟之章至於雅之變者周衰賢人君子憂時憫俗之所作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謂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世道之升降由於風化之盛衰風雅者禮樂之章而禮樂者風化之本是以聖王脩禮樂於上以覃風化於下有其本也

卷耳后妃以文王不在思之首章託言采之思君子而不能采發乎情也思之切也下三章託言欲乘馬升高望君子而升高馬病不可

登盖婦不出梱既不可望則酌酒自慰而不
耒傷懷歸乎正矣所謂止乎義禮也
肅肅兔罝公侯干城固文王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雖兔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如此亦其
黨庠術序自國都以至於州里鄉黨無不受
學以成之也
毖彼泉水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
即諸姬而與之謀發乎情也卒不敢歸止乎
義禮也婦道之正也其必被武公之化者乎

清人在彭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春秋傳曰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䘏乎吁此非所以馭武夫悍將也但高克一庸夫耳如有姦雄之資安得不乗機生變乎故為君者非賢則不用用則不疑此古之明君誼辟推誠待下之道也

交交黃鳥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以秦近西戎染於其俗王政不綱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秦之無道甚矣傳至二世而亡而子孫無遺類豈非天道之報耶吁可以戒矣

七月流火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

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言農事爲民衣食之源極憂勤艱難之意以教之呼觀七月之詩知周道之所以興也大東小東周道之所以衰也君天下者可以鑒矣

弁彼鸒斯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述其意以作是詩甚矣幽王之不明也人君昵小人而退君子以其無知人之明也夫以宜臼之賢爲其子而不知惑之也至

殺戮殘虐不道甚矣其失天下也宜矣

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其曰福祿來反曰綏以多福是子孫奉祭於祖考精白一心致其誠敬敬德之聚也孝德之本也福之所由錫也

春秋義

春秋孔子爲周道衰王政息紀綱禮法之大壞而託此以伸大義於天下後世也筆削予奪直書其事明白嚴正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不得肆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聖人經世
之大權也三傳及胡傳沿襲穿鑿是爲凡例
取義稱人稱爵一字一句之間如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僭亂非法尚何得失之可議使孔
子之心不得見於後世皆經生學士晦之也
故吾師甘泉先生作爲春秋正傳不沿襲於
傳而斷之於經不拘泥於文而折之以義去
其穿鑿明其直指使聖人作經之義如日月
懸揭明白易見一洗諸家之謬當爲後世之

宗正焉

春秋正傳序略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文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

之傳多相沿繫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其於聖人之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繫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正傳理明義直後世必傳故録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殺州吁誅弑君之賊也稱人者史通稱之詞耳公羊以為討賊之詞

穀梁以爲稱人以殺殺有罪蓋弑君之賊天下之所共誅直書而義自見不必人衛而後知也

齊小白入于齊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皆未有父命立之而小白則長而當立小白義當請命於天子既立置其弟而使終其天年何不可者乃無君父之命而入以自立而又殺其弟焉此春秋所以罪之也

初稅畝書以志虐民之始也什一天下之中正

也廢助法而稅畝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盜謂陽貨不名而書曰盜誅亂賊也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戚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以昭先王之德也魯失其政雖先王分器猶不能守故書盜竊書得定公與執政之臣不恭之罪見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書來

歸志復舊物也非乎齊侯之服義乎定公之能用孔子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夷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聖人功化神速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語哉

禮樂義

禮樂者致治之具先王用之變俗維風以成道化故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帝王禮樂至周大備蓋積治之極道化中和之敷揚非徒作也周衰道廢僭亂相尋先王之道蕩覆無餘矣禮樂所以張乎治道根於人心者也自小學亡而蒙養之功廢無以定其心以立基本自大學亡而體用之學廢無以盡其心以達大義教化不明則仁義不行仁義不行則中和不達中和不達則禮樂不興必觀其所以廢然後知其所以興

制禮作樂出於仁者之心仁其體也禮樂其用

也心不中和則氣不中和何以候氣制律而被之八音乎故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禮者體也與道為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

月令出於先王之制呂不韋令門客纂集雜以秦制如命大尉縣鄙皆是也

明堂位周公制禮使諸侯朝天子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後人

原缺

汶濱蔡先生語録卷十三

大學義

學庸語孟孔門傳授之心法也帝王以德禮治天下載之六經皆聖君賢相相與敷揚政典諸度治理以立後世皇極之準周道陵夷孔子以大聖而不得君師之位憂天下後世之無聞乃删述垂憲及門之士多所聆受大學曾子聞之於師明德新民之義蓋本於尚書中庸子思述所聞於父師性命至誠之義蓋

本於周易孔子立教之言及答君大夫之問政門弟子之問學皆祖述憲章道德仁義之言書曰魯語論撰次之義漢儒撰次其書題曰論語云孟子受業於子思道既不行退而脩仁義王道之說七篇以教後世其書論於諸子中程子表章與三書並傳其言純粹天德王道之極與孔門之言若合符節是為四書一道相傳後有作者弗能及也

為學先小學以為之基後入大學以收其成也

蓋道無精粗理無大小自灑掃應對以至於
精義入神一貫之道也
止泉先生古本大學序略大學之道其燦然示
人悉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燦然
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
燦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
乎其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至善者以
言乎身心之於國家天下之事物之理純粹
精昜者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吾心中正之本

體也明德親民之奧也其體用一原者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

甘泉先生云明德親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又曰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其曰親民先生依古本大學與程朱之說不同

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不安於苟且不止於小成而已止至善則體用各造其極之謂也夫

抵理有萬殊惟心是會學無多岐治心爲要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矣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溺愛貪得偏也不明無厭害也是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欲齊其家者在公其好惡以脩身以爲一家之取則乎

畜馬乘章獻子常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得絜矩之道不察雞豚不畜牛羊謂不可與

民利也不畜聚斂之臣謂不可奪民利也皆以義爲利也

中庸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吾心渾然之體無所偏倚者也和者吾心發動之幾無所乖戾者也君子戒懼愼獨以全天命之性由是推而致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以達夫禮樂政教之用而中和致焉不但朝廷之正舉世之安雖天地亦位焉不但人道之脩敎

養之立雖萬物亦育焉此其裁成輔相之功如地平天成而萬物咸若位育之效也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是已

中和性情之德也和由中出者也故君子戒懼謹獨以養其中中立而和生焉政教禮樂由是而與位育之功成學之能事畢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富貴達也則行道濟時貧賤困也則安命守義在夷狄則言忠信而行篤敬在患難則內文明而外柔順所遇不同而此道之行則一也

中庸傳天道人道之分天道真實無妄聖人之德渾然天理與天合一故曰天道下聖人一等則盡思誠之功以求合於天道故曰人道孔子欲學者致曲以造於至誠何有於天人之分若並舉而言何為天道何為人道是天

人果為二道終不可合一而同歸矣故學者觀天人之道而必求其同盡思誠之功求合於天而無間

博厚高明悠久者覆物載物為聖人富有之業成物為聖人日新之業富有則大日新則久聖人與天地同用也配地配天與天地合德也與天地合德自無疆矣聖人與天地同體也故曰聖人與天地參

尊德性而道問學君子脩德凝道之大端也尊

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義非存心無以致知而致知又所以存心乃內外合一之功非二事也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四

論語義

孝弟爲仁之本者天下之道皆出於心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盡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孝弟乃仁道之始事人能孝弟則根本立而道自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體天地萬物而無餘豈非爲仁之本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有是徵矣故曰孝弟爲仁

之本

曾子所謂三省者天地之道一誠也帝王法天出治一誠也孔子立教萬世本於天地帝王之道也總達德達道之言政教禮樂之義皆以實德措諸實用曾子尊其所謂為謀必忠交友必信傳之必習自治誠切是能立其體自可達諸用後之學者乃考諸儀文度數求之詞章論辯末矣

或曰無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求則如

何以待之曰觀其意之誠否如志堅思苦之士今日雖不如我將來所造未可限量此不可謂之不如已者

或問孔孟觀人之法曰君子觀人在內為心在外為事在心為德在事為言內外相符體用合一者也所以在事所由在意所安在心由淺及深之義也言者心之聲眸子者心之形因外知內之義也言與眸子深情篤論者猶能飾之由意發心則誠偽洞然矣

或問魯之郊禘曰考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自僭用之故附會於明堂位及祭統云夫成王守文武之業命侯國率由典常乃舉子之職顧自為壞亂邪雖周季世之君尚不肯與請隧繁纓之事而況成王乎魯之僭竊尤為可見

子入太廟每事問若太廟魯周公之廟禮樂備

焉夫禮有器有文籩豆鍾鼓其器也薦享升
降其文也孔子固嘗學之矣然儀文度數必
躬行蹈履斯謂真知昔子監禮郊廟其禮固
嘗聞之若圜丘之制蒼璧燔牛之薦大祀殿
世次之列衣冠之設干羽樂歌之容既親見
之歷加詢問復觀其進退升降薦享之儀然
後知向之所聞者止於影響耳恍然有覺於
入太廟每事問之義
或問處富貴貧賤之道曰君子素位而行安於

所遇其處富貴貧賤如風雨之過寒暑之序而已無與焉若舜禹之有天下如浮雲之過太虛顏子原憲之安於貧困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亦自可見古之君子處富貴則思行道濟時澤及天下處貧賤則思明先王之道以啓後學蓋道義素定於中視富貴貧賤一也故無諂無驕不忮不求無入而不自得若慕富貴而厭貧賤一念有差棄禮滅義何所不至故君子明於義利之辨而持守有定

或問禮讓爲國之義曰帝王以大司徒敷教一道德同風俗所以興禮讓也周官一書周公經世之典所以維持禮讓以成太和之治周衰道廢禮讓之風息矣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有此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曰聞非口授耳聞也學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迎其機而語之則豁然矣故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神而伊川不答欲使深思而得之也

或問再思可矣曰天下事有定理君子處事有定義不思或有太過不及之失三思則瞻前顧後計較利害之私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以爲賢而且智况爲魯大夫父母之邦夫子有難於直論者惟云再思可矣若夫人品高而處事光大雖多思何過焉觀文子縱襄仲殺嫡立庶使齊納賂謀逐歸父始終無非私意然則思不思何益

孔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者孔子具帝王周公

之道有興復東周之志蓋欲孝弟化行風教還淳舉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言此三者則盡乎其人矣是協和萬邦於變時雍之意也故曰聖人之道猶天然其天地生物之德是以有王者成物之志

孔子述而不作者自帝王開文明之治及於周室治教詳矣禮樂成矣制度備矣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所謂作者七人開物成務舉無不盡孔子脩明其道以傳教於後世孔子

之心帝王之心也孔子之道帝王之道也如
此而君臣如此而父子如此而政教如此而
禮樂如此而制度生民之道備矣雖欲有作
何所加焉使帝王後孔子而生亦如斯而已
作者之聖先天而天弗違述者之明後天而
奉天時一而已矣故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是知後之作者皆爲謬妄而
不足以信天下及後世異端之徒是已
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善而從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也見不善而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故君子無往而非學無往而非師也

或問士之弘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弘死而後已持守之固也故曰毅孔門之道惟在求仁任重道遠曾子之所獨得乎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孔子道全德備具帝王之道有興復東周之志達巷黨人未闚君子之大道而以博學窺聖人故孔子姑爲此言欲其有聞而知之也

或問太宰稱孔子多能曰吳與魯曾繒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太宰嚭夫子以多能爲聖多能謂禮樂名物詩書六藝盖聖本於德而多能乃其餘事若以爲釣弋獵較庸人皆可能何以稱孔子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古之帝王以孝治天下故孔子作經以爲至德要道及門之士多所得聞如子路盡思曾子養志亦可謂孝矣而孔子獨稱閔子者盖人子事親處常則易處變

則難記云閔子遭繼母之譏卒能盡事親之
道化其母爲慈若古之聖賢孰不盡孝而獨
稱舜爲大孝者舜父頑母嚚能盡事親之道
而致瞽瞍之底豫也以此知孔子之稱閔子
蓋因其處變而言耳
有德者必有言蓋德有諸已斯言之真切有用
非徒言也如六經之言皆本於聖人之德故
能建極成務爲萬世之常經是謂有言也
或問孔子請討陳恒之義曰太公有功周室呂

伋封齊是爲姜齊之始陳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工正傳至陳恒厚施得衆遂弑簡公至田和並齊而有之田恒之弑簡公滅天王之封國爲不道忘撫存之厚德爲不義況諸侯有救災恤鄰之義天討之所必加故孔子請討欲伸大義於天下哀公不能三家不可而使陳恒免於誅戮雖然弑逆之賊敢於肆行而無所顧忌者恒以國無忠良也三家實與陳氏聲勢相倚孔子此義一明而三家知懼

姜齊既滅伯禽之封得以獨存實有賴焉故

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

性相近者人性皆善但氣禀有昏明強弱之異

實不相遠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矣聖

人立教俾昏明強弱各協於中上智則易從

雖昏愚之至而能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

故孔子以自暴自棄為下愚蓋激之使進而

不甘於下流也

夫子喜武城絃歌是時列國君臣方以權謀術

數富國強兵相尚以王道仁義爲迂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欲行禮樂之化於天下一聞絃歌之聲安得不喜動於中故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欲以禮樂爲治也

或問心存理得之義曰孔子答子張問政然政教禮樂之施而本之以恭寬信敏惠則仁覆天下矣何止於心存而理得耶觀朱子語錄弟子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如何仁在其中

答云心存理得可謂明切矣註於問政中以
為記者之誤
或問色厲內荏曰外柔內剛君子之象外剛內
柔小人之象無道義以主之而徒爲色荏是
無實盜名譽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蓋指當
時之大人也
小道致遠恐泥孔子爲異端設也異端諸說稱
述帝王模倣道德若有可觀究其實高深者
務爲玄虛鄙陋者淪於術數皆充塞仁義妨

政害治用之以脩身則非明德之義施之以治平則空言無補何以為政教之具致遠實有不能故孔子婉其言以開導之欲使其徒反求而自覺其非若云農圃是為生民之本治道所先醫卜亦周禮所載國家之不可鈌者

孟子義

或問孟子王道仁義之說曰仁義天地之心王道生民之命其道乃孟子得之孔子孔子傳

之帝王周公者也周道衰王政廢仁義禮樂
之化不見於天下列國分爭生民塗炭極矣
孟子有志於斯世陳其說於齊梁之君奈何
王伯不相謀義利不相入所如不合卒老於
行乃退而脩仁義之說七篇以教後世由是
孔子之道有傳帝王之道晦而復明天地之
心隱而復見生民之命斷而復續後世君天
下者聞其教以為治安之本其有功於斯道
有功於斯民有功於天地大矣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孟子欲宣王察識此心於方動之始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既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是知治道出於心而成於仁不忍之心所以行仁也

或問孟子養浩然之氣曰斯其爲義理之強體道之勇乎惟孟子真有是氣故能爲此言君子以直養而無害故能充塞宇宙居富貴而不驕處貧賤患而不屈逢時則爲忠良遇變則

原缺

未合體用雖本至於聖人具體而微亦彷彿
氣象耳若以爲真似聖人則誤矣
仲尼不爲已甚謂不過乎天則之常而已本無
已甚者吾道中正之體不爲已甚者聖人時
中之道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此孟子謂惟大人爲
能盡其性也赤子之心性天未鑿純粹至善
但未推廣耳大人則涵養擴充極此心之量
是以經綸謂參贊無不始於至微而終於

至大

於禽獸又何難焉自反學者之事不校成德之

事自反而至於不校[illegible]成而[illegible]矣此君

子之所以異於人也

為機變之巧者行險而邀奇能設變詐無所不

至孟子蓋指儀秦[illegible]之徒者君子所恥而

不為者也

孟子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

之端　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盡仁義禮智性

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爲根而情爲枝葉一體也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是情得其正矣

淡濵蔡先生語録卷十五

諸子

諸弟子侍問歷代諸子立言得失曰孟子之書舊亦雜於諸子中程子表章與論語並傳曾子子思大學中庸之書亦與論孟並傳爲四書以緒帝王周孔之道蓋醇乎醇者也中古以來立言鳴世者百八十餘家今其書存者不及半其最著者數十家而已欲知其立言之得失必以帝王周孔六經之道爲衡鑑斯

可辨焉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爲周柱下史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程子云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朱子云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觀孔子問禮蓋亦有道術者

莊子名周爲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程子曰其

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又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蓋窺測而言之也朱子曰其謂各有儀則之謂性比之諸家差善觀其擴之以誠行之以簡事同於人道同於天之言亦聞道者

列子名禦寇鄭人著書八卷其學出於黃老其書多寓言莊子重其爲人多稱道之其書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然其所明往往

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

荀子名况字卿趙人漢劉向重定三十二篇為荀卿新書唐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其書云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則可矣至於以性為惡以禮為僞是其不知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也其曰真積力久而後入能定而後應皆至道之言當時以荀孟並稱蓋其擇焉而不精故時有出入耳

楊子名雄字子雲蜀人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
以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法言程子
云必欲撰玄不如明易朱子云太玄中高處
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焉又云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有何不
可

墨子名翟居宋著書十三篇韓子謂墨子必用
孔子觀其治喪以薄爲道實非用孔子者傳
其學者有隨巢子好事鬼神纏子脩墨氏業

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事之墨子死後有相里之墨有相芬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墨氏兼愛疑於仁而害於仁者也

文中子王通所著中說門人問荅多近道之言程子曰文中子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朱子曰其荅魏徵云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通云徵所

問者迹也吾告之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
伊川非之至以董常爲顏子是爲過與其說
動靜見天地之心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其言亦有所本

管子名仲字夷吾相齊桓公富國強兵著書二
十八卷志在強國外假內政之名內脩強國
之利巧於詭道如此其尊周室攘夷狄孔子
稱其有仁者之功

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著書七卷號晏

子景公爲臺臺成復欲爲鍾晏子諫曰歛民爲鍾民必哀歛哀爲樂不祥也惜其狃於伯術其後流爲墨氏之學

鬻熊子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班固書謂周封楚祖著書二十二篇其書云大禹以五聲聽治又云君子不與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無由也謂有其本也劉勰謂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

孔叢子孔子八世孫孔鮒也集仲尼子思子尚

子順之言及己事爲書凡二十一篇其後孫
孔臧又爲連叢子上下書云堯舜文武之道稱
其言蓋貫行夜思之晝行之惡有不致乎其
論讀詩及小雅發明詩人之志是蓋得之家
學爲有見矣朱子云孔叢子鄙陋之甚其理
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疑其爲所註之
人也

公孫尼子著書二十八篇晉傅玄謂樂記取公
孫尼子古樂經已亡公孫尼子取其義作之

按樂記二十三篇今所存者十一篇

尹文子學本黃老著書二篇仲長氏云其書多所彌綸其書云聖人不貴其獨治貴能與衆共治工垂不貴其獨巧貴能與衆共巧

文子師事老子爲書一十二卷書云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安則上安善矣又云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心與神何二焉

公孫龍子趙人漢志云著書十四篇文獻通考

云今書六篇其論物化及作焉角尾多寓言

亢倉子居羽山書云惟道可信而不知人有是心斯有是道也其論君道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得之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好學家貧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著書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亦多寓言中云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聲者之觸柱非兼愛之爲與孟子之意同又云玄蟬之潔饑不如蜣蜋之穢飽有所激也

尉繚子大梁人兵家者流著書六卷其言曰戰以伐之德以守之又曰古者率民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皆假之之辭也

鬼谷子世謂周時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里族姓名史記徐廣註潁川陽城有鬼谷即其人所居著書五卷中云口者心之門戶心者神之主宰又云守家以義事國以道道義何可偏廢也或云蘇秦作書托之鬼谷言迂也

淮南子名安漢淮南厲王長子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以厲王死時懷怨望謀爲畔逆誅所著書及稱述之言何用焉

呂不韋秦莊襄以爲相始皇立尊爲相國著書二十六卷其書云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觀其事有大不然者其人品最下所著月令

皆其門客爲之

商鞅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習於富彊之術以干秦孝公爲開塞耕戰變法令十年秦國大治用法嚴酷秦民傷殘使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著書五卷

尸佼晉人秦相商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著書二十篇六萬餘言其書云治天下者見人有善則已有善見人有過則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觀其與鞅

規畫皆伯術此特假之之言耳

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十餘萬言其書云無與禍鄰禍乃不侵固不如為善也又云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是有心於利之害之也不如見賢而先舉見不賢而早退太史公云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刻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

申不害鄭之賤臣也本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黄老之法清簡無爲君臣自正以其術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内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著書二六卷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蓋子之也其書云智鈞不相使力鈞不相勝皆出於

黄老非帝王之道也

慎到趙人著書十卷劉向定其書四十一篇其書謂農桑勤而利游工商逸而利深蓋欲厚本抑末而不知先王待農商之有道也

孫子名武齊人太史公謂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著書十二卷其書云兵者詭之道而不知王者仁義之兵何詭焉又曰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誠偽何可並用焉孟子曰故善戰者服上刑以其禍天下後世也

吳子名起衞人於兵術著書三卷與孫子並稱起殘忍薄行曾參絕之雖有戰功魏武侯疑之用於楚楚之貴戚大臣多怨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固非良將亦非國家之福

庚桑子亦曰亢倉子名楚著書九篇唐天寶間賜名洞靈眞經其書云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又云堯舜有爲人主之勸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多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任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多得

肆其心有可取焉

魯連子齊人好倜儻奇偉之策而不肯仕嘗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肆志輕世焉觀其不肯帝秦亦有奇節者未聞以帝王之道告其君果天下士乎

范子姓辛名文子其先齊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内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沉沉不肯自顯諸侯陰便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之計然著書一

十二卷

徐幹字偉長魏太子文學著書二十篇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偉長擅名於青土是與其能文非言道也

孫綽字興公仕晉爲廷尉著書十二篇其論天地人文善矣又謂無欲無爲爲鍊神仙若可學則老景可留飄風可挑亦足以破世人之惑

譙周著書八卷其論君子之中愛憎取舍亦爲

名言

鄧析子爲鄭大夫駟歂殺之而用其竹刑其書

脩名積實奉法宣令諭民道善矣

傅玄字休奕貫勵而不廢撰論經國九流三史

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别著書一百一十卷

趣出乎清談敗俗之流其論褒高魏武及晉

子則非其論賞善罰惡則是

阮武魏清河太守著政論五卷以法爲防以人

才爲利器

幽求子杜夷字行楷晉元帝時爲國子祭酒著
書號幽求子論繩墨關鍵
子華子程本字子華著書十卷謂道無定形虛
凝爲一氣其亦老莊之說歟
董仲舒學術純正觀其告君之言皆出於帝王
周孔爲漢一代大儒
韓愈文章事業爲唐一代儒宗豈不知大學者
求可以原道一篇少之
歐陽脩觀其文章議論純正氣節挺然朋黨一

篇尤爲剴切程朱之外亦難得者

蘇軾文章氣節朝野歸重蜀黨洛黨皆其門弟子爲之

諸子立言行世各成一家後世觀者在所擇取夫惟六經語孟曾子子思之言帝王周孔傳心之要天下古今之常道也諸子之言稱述道德各出意見其學有純駁富强權術法令刑名固其下矣而談道義述周孔者其立言未免得失相雜君子之學當以體認六經四子

先定其心然後涉獵諸家以廣見聞取其純粹戒其謬妄庶乎權度不差知行合一聖賢之學有可幾矣